

落筆才知疼

@

不時記袂牢彼年，到底佗一年，時間，總是茫茫渺渺，予人sa攏無，伊是咧想啥貨？毋過，暗時一杯燒酒若落喉，伊就隨清醒起來，過往的記持，歡喜也好，悲傷也好，便若有空縫，煞直直衝（tshìng）出來，目籮是滇滇滇（tīnn），尤其想著你的時。

彼年，我拄退伍，佇一場台灣歷史講座內面，頭殼雄雄予你損一下，有夠食力的——食甲這個歲數，生日睇毋捌看過人用「全台語」咧做學術演講，遐濟專業的名詞，有才調和日常的生活話語，透濫甲遮爾仔嬌氣閣有理路，毋但是呵咾甲觸（tak）舌爾爾，有影，予我誠感動，彼種講袂出喙、對真深真深的心底溢出來的感動……。

這明明是我的母語，為啥物講無幾句話喙舌就強欲拍結？生活上和人開講，攪幾句仔，是無問題，毋過若欲正式來討論代誌，抑是表達較深的觀念，就講無路來！為啥物？為啥物？為啥物？唉，講著這個厭氣代，心肝頭嘛直直大舌起來。

國校五年的時，有一工，阮導仔激一个歹面腔，共阮宣布：「對今仔日起，若講台語，就愛罰一箍！」

「啊——」阮遮猴因仔聽著隨做伙哀一聲，有夠大聲，閣會牽絲。

講實在的，彼陣，哀罔哀，因仔人毋捌代誌，毋知煩惱無緊，閣感覺好耍好耍，若親像咧奕牌仔仝款，有夠刺激的。下課的時，逐家就互相掠來掠去，有當時仔，有人起卑鄙，設局陷害同窗的，知影伊有話毋，直直共創治，創治甲伊起毛bái，落一句：「莫吵湍啦！」——乎！掠著矣，隨報去班長遐，罰一箍銀，換伊做鬼……這款故事想著攏會心酸，啊我，當然嘛hông罰過錢，彼當時，一箍銀會當買兩枝枝仔冰。唉，彼个時代的悲哀，不時毋知欲按怎講起。

毋過，天公疼戇人，我是一个「不死鬼」，好運和你來結緣，彼時，規百人的禮堂裡，你定著毋知，我母語的三魂六魄，雄雄煞活轉來，覺醒了後，心肝一時嘛綴咧疼起來！目籮咧滾絞，喙齒筋咬咧，我用盡食奶的氣力，偷偷仔共覘佇頭殼內的彼个妖魔鬼怪噲聲：

「你共我罰一箍，你就欠我一世人！」

彼時，我才知疼。你共我損佇頭殼，我疼佇心肝。

@

彼年，到底是佗一年，其實無遐要緊，要緊的是，自頭殼予你損醒了後，我就正港開始行動，學習用全台語和人開講，和人討論公事。好佳哉，對國校到大學，讀冊過程當中，我較好的同窗攏是台語人，根骨閣佇咧，欲學轉來，就無遐困難。彼陣我蹠佇北部海邊的滬尾街，庄裡全全是古錐的海口腔，予我一个誠四序的學習環境，毋過，足濟足濟的字詞，攏予華語食掉去矣，有時瞪（tènn）規晷，就是瞪袂出來，台華語濫咧講，嘛是走袂去的啦。講起來，我嘛誠好運，彼時，熟似一陣在地的文化友志，in 的台語，嬌氣閣正範，不時和 in 盤擱（nuá），進步若咧飛咧，毋過，我的喙舌，嘛真自然，透濫著一寡仔海的氣味，鹹鹹，但是誠溫暖。

隔轉年，我辭掉台北城的頭路，轉來滬尾一間國中教冊，因為是庄跤學校，因仔攏聽有台語，我再三考慮了後，決心欲用台華語透濫來教中國文，做一个無仝款的老師，母語，定著愛淡落去，抑無真緊就會斷根。你絕對知影，我另外一个企圖，我欲向這個迫害母語的教育體制，做上大的抗議，細漢心肝頭彼个疼，我永遠會記得，刻骨的傷痕，是好袂齊勻的。

你嘛知影，我的性地誠龜毛，做代誌，時常躊躇甲連一步都無踏出去，毋過，一旦下決心，就會拚命蹠（liâu）落去，hông 點油做記號嘛甘願。

彼時起，下班，抑是歇暝日，不時綴遐的友志做文史調查，做社會運動，甚至上街頭抗爭……我致覺著，若無較好的文化環境，母語欲復振是無可能的。其實，母語是一个苦難的象徵爾爾，伊背後，是代表咱台灣受外來政權壓迫的事實，母語之外，閣有我對咱家己國家的夢想。

果然無錯！彼年學期結束，我無接著聘書。失業矣，我顛倒有一寡歡喜，因為代表我所做所為，in 會感覺疼。會疼就好，這是我上溫柔的報復。

你若知，凡勢仔會替我毋甘。我的回答，寫佇彼陣堅定的目神裡——少年，本錢粗，為著咱土地的尊嚴，流淡薄仔血汗，算啥貨！

@

彼年的風，嘛真鹹，風頭水尾的土地，予咱感受著祖先作穡的艱苦佻辛勞，生活的無奈佻拖磨，攏化做性命的鹽，眠夢，若有光，總是袂生菇漚爛，好親像烏水溝頂頭的天星，永遠閃爍……

遮，是台南鹽份地帶一个樸實的小漁村，我毋是來學掠魚，是來參加營隊，和文學鬥鬧熱，這是咱台灣老牌的本土文藝營，早就想欲來割香矣。坐佇王爺廟邊的教室內，心情敢若海湧咧，起起落落，想欲平靜落來，煞誠難。時間有夠緊，目一下，十幾冬矣，我對代課老師變做正式教員，漂浪規台灣了後，閣轉來故鄉教冊，我毋敢放袂記得，彼時刻佇心頭的疼，全心全力投入教育事工，你知影，咱體制的敗壞毋是三冬兩冬的，致使我的理想困難重重，龜毛的性地若夯（giâ）起來，就鬱卒甲袂堪得，彼時，拄好看著文藝營咧招生，就來報名，想講，予家己輕鬆四、五工，予憂悶的心 tháu-tháu--leh，看會揣著新的勇氣佻出路無？當然，少年時的文學夢想，咱嘛毋願放，想欲予伊一个孵卵的機會，期待會當開花結果，尤其我心愛的詩，總是，向望伊生出翼股，咱人，目睷有時嘛愛飛上天，用無全款的角度，來看這個吵鬧世間。

就是遐拄好，營隊的正式課程，頭一節就排你的課，你的講題是：「台灣文化協會的社會歷史背景」。彼陣，有夠歡喜的啦，你的身分閣加一个名號——「國史館館長」。咱台灣，頭一个有台灣心的歷史學者做館長，免講嘛歡喜，予我對咱國家的未來閣較有向望。當然，這是一冬前台灣頭擺政黨輪替的緣故，老實講，有影無想著，會遐緊就改朝換代，一切的一切，攏充滿新的氣象佻活力。毋過，我所關心的國民教育，猶原臭酸生蟲，閣浸佇中國文化的醬甕裡，袂振袂動。這逝（tsuā）來遮，煞感覺著校園以外的社會，開始咧振動，雖罔有淡薄仔亂亂，死窟仔水慢慢咧流，咱就看著希望。

你講著日本時代台灣文化協會的種種，這，是咱島嶼文化復振運動的象徵，想袂到佇八十年後的彼時，我閣鼻著彼个年代溫暖的氣味，頭一節課，就受著真大的鼓舞。這種情景，對我來講，就是一首天闊地大的詩，這正範就是我的翼股，抑無是啥物？

閣來，頭擺上著台語課，予我對頭重新思考台語另外个層次的問題——書寫！開講、討論表達，這幾冬按呢磨落來，已經無啥問題矣，毋過若欲寫，根本無才調。喙講台語，寫煞用華語，按呢敢著？喙筆若無合一，寫的過程著愛閣轉譯，其中真濟物件就會飄失去，上重要的是，和靈魂相黏的感情，全無去，按呢的文學，永遠有無法度補救的遺憾。後來才理解，原來文化協會的年代，除了文白音以外，嘛有喙舌佻筆尖的爭論。

營隊煞鼓。過無倂久，有一个失眠的暗暝，我正港就寫出人生第一首台語詩出來。平常時，講是喙角全全波，不止仔輾轉，若欲真正動筆去寫，一時煞揣無字，我閣是中文系出身的國文老師，有夠見笑的——彼時猶毋知有台語羅馬字——雄雄閣再想起因仔時，hông 罰錢的往事，一時激動甲目箍煞紅起來，啊！落筆才知疼，這擺，是疼入心肝……

@

斟酌看研習手冊介紹，才知你嘛是主辦文藝營的基金會董事，閣兼史料中心的總編輯，啊，原來猶未做館長進前，你早就替咱島嶼咧粒積，新國家的肥底。有夠感心閣感動的啦。

文藝營轉來的隔轉年，歇熱，我親像出癖全款，閣再報名恁基金會主辦的另外一个營隊——「夏季學校」。咱台灣的人文歷史，愈學煞愈發覺家己的欠缺，彼時，忽然間致覺著，你毋但講台灣文化協會，根本是咧做文化協會的代誌。彼陣，蔣渭水、林獻堂等等的前輩，為著欲替長期 hông 殖民的台灣人做文化復振，利用正規學校歇熱期間，舉辦「夏季學校」講座，引入西方進步思想，成做啟蒙的手段。這是無形體的學校，嘛會使講是一个行動學校。彼時文化協會主要活動的重心，就佇台中，所以，為著傳承這個精神，你就借阿罩霧林家後代所經營的一間學校做基地，這是古早一个歷史現場，這馬雄雄閣活起來，時空交插的課程規劃，予我有夠佩服你的用心。

其中課程，有安排一个下晡，去日月潭邵族祖先的居地考查，就是閣遐爾拄好，我和你坐全一班 bá-suh，講坐其實無坐，因為調度無好勢，車位不足，我想著路途無倂遠，就自願用倚的，人 kheh 來 kheh 去，煞發覺你竟然倚佇我邊仔，我有影掣 (tshuah) 一 tiô，你是國家級的館長，照講愛有專車接送才著，和阮做伙坐巴士就咧委屈矣，啊閣用倚的——你就是按呢，一點仔攏無大官虎的架勢，總是笑面笑面，遮親切，連我這款驚生份的人，都自然用台語佻你開講起來，有講有笑，親像熟似的長輩全款……

你大概毋知，這擺營隊結束，我轉去學校教冊，濟濟的勇氣佻力量，又閣衝起來，滿滿，強欲 piak 錶！彼時，我才發覺，早就綴你的跂跡咧做「夏季學校」，只不過，我大部分佇歇寒的時辦，規模嘛無遐豐沛 (phong-phài) 爾爾，我決心閣共營隊擴大，甚至投入去教育改革運動，用實際行動去衝拚保守的體制。文化協會的精神，咱毋敢放袂記得。有一个德國哲學家嘛講過：「行動，才是你的救贖！」阮謹記在心，不時共家己講，千萬毋通像遐的政客全款，講甲規畚箕，做無一湯匙。

隔三、四年了後，無疑悟，咱教育部竟然出現一个有腳數的部長，制頒一套標準的台語書寫系統，羅馬字俗漢字攏有，我順這個勢，開始進行計畫性的創作，嘛同時教學生囡仔寫台語詩，沓沓仔，共母語學轉來，閣共母語傳承落去。

彼陣，我心肝頭的疼，已經變做一種驕傲，喙舌俗筆尖，終其尾，會當做做（kap）做伙，成做一枝刀劍，練筆修心，無論是日時抑是暗暝，你定著有看著我，滿面皺痕的風霜裡，加一寡仔自在的笑容，佇功利紛亂的世間行踏，毋驚人鄙相，因為我揣著家己一个堅定的屈勢矣。

你知影，我一直到退休進前，攏共彼 kha「夏季學校」的布袋仔措牢牢，這是營隊送的，我用來貯（té）課本俗 mái-khuh，伊逐工陪我上課下課，提醒家己莫袂記得，咱島嶼的初心……

@

彼年，鹹鹹的，煞換是我的目箍。本土政權執政八冬了後，再次政黨輪替，咱知，政黨起起落落，是民主國家的正常現象，毋過，咱日思夜想的彼个国家咧？伊猶原飄搖佇風中，有當時仔，連家己的名都揣無。世事紛紛，咱這隻予歷史放揀（sak）的破船，一時煞毋知欲駛對佗位去……

隨舊政府落台離職了後，你嘛是繼續用民間學者的身分，不斷咧起造咱國家的願夢。歷史，是過去的代誌無錯，毋過，伊是一面鏡，若無了悟家己早前的身世，咱就無法度佇苦難當中復生，繼續向前行。

種種因端，後尾文藝營不得已停辦矣，但是，「夏季學校」到今閣咧運作，予人小可仔安慰，我看著你，嘛是國內國外四界走從（tsông），全款笑面笑面，樂觀看待咱島嶼的未來……無疑悟，三冬前，秋風才拄吹起，就對太平洋的彼岸傳來你過往的消息，啊，我一時愣愣，看天公伯仔嘛恬恬無講話，想著閣加幾日仔，台灣文化協會的紀念日，就隨欲到矣……。

唉，性命無常。你已經變做天頂一首無煩無惱的詩矣，永遠刻佇咱島嶼的記持裡，啊我，嘛繼續咧用母語寫詩，只是秋風若吹起，一落筆，心肝頭不時就攏你的形影，囡仔時 hōng 罰一箍銀的母語，煞雄雄閣疼起來……。



作者感言

陳利成

母語，是族群的性命。每一個母語，攏是世界無法度替代的資產，若消失去，毋但是國家的悲哀，嘛是人類永遠的拍損。這馬，台灣各族群的母語攏面對滅亡的危機，向望咱政府珍惜多元文化，佇十二年國民教育體制內面，有計劃進行母語保存、推廣的工程，毋通予下一代囡仔怨嘆佢遺憾——咱這代大人變做毀滅母語的兇手……